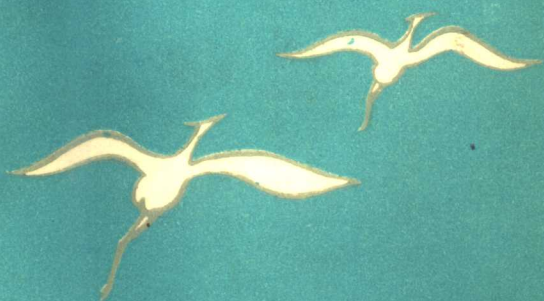


短篇小說集

重慶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

短篇小說集

重慶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



2000



短篇小说集

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
重庆人民出版社

短篇小說集

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編

重 庆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 庆 嘉 陵 路 344 号)

重 庆 市 书 刊 出 版 业 营 业 許 可 証 出 字 第 1 号
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 印 张, 5 $\frac{1}{2}$ 插 頁, 2 字 数: 108千

1982年 6 月 第 1 版 1982年 7 月 第 2 次 印 刷

印 数: 4,001—14,000

統 一 书 号: 10114·353

定 价: (6)0.58 元



統一书号: 10114·358

定价: 0.58 元

目 录

春节.....	紀 朵 (1)
✓大胖和小胖.....	余开选 (24)
✓烧焊.....	杜 夫 (44)
側影.....	雁 翼 (49)
在航道上.....	楊 健 (60)
✓张小全和他的父亲.....	余开选 (72)
✓爱.....	藍 艰 (80)
✓不相識的对手.....	刘順祥 (85)
✓新的家.....	采 风 (94)
草地炊烟.....	殷 白 (113)
✓蜜桃.....	唐 程 (121)
青杠林里.....	陆 桢 (126)
山村灯火.....	陆 桢 (141)
灯.....	雁 翼 (152)
春芽.....	紀 朵 (161)

春 节

紀 朵

一

离春节还有好几天呢，可是回采三班的几个小伙子，就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。在开小组会的时候，他们便七嘴八舌的扳起指头算了起来。事情也真凑巧，原来年三十晚上，正好轮到刘炳南“歇班”，这的确是老刘早先没有料到的，于是丁贵文就开起他的玩笑来了。

“老师傅今年的运气才好呢，三十晚上歇班，好在家里陪老婆守岁哟！”

大家都嘻嘻哈哈的笑了起来。

刘炳南很讨厌年轻人跟他“老婆老婆的”开玩笑，何况干了六天活就得歇一天，这是个制度，也说不上什么运气不运气的！因此他就板起脸来向班长说：

“石班长，我们是来开会，还是来听他们几个鬼扯哟！”

石班长这才赶紧宣布开会。

原来上午矿长向全矿职工作了个动员报告，說是目前全国煤炭供应的情况，还有些紧张，因此矿上春节采取輪休，給国家增产原煤，滿足市場需要。而現在开小組会呢，就是叫大家討論这件事情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困难沒有。

其实矿工們早就盘算过了。既然矿山出的煤，还填不飽工厂鍋爐的肚子，誰还有那分心思去过年呢？就是个人有点困难，也比不上国家的困难大呀！因此小組会一开始就冷了場，末了还是刘炳南說了几句。

“要說起过年过节来呢，班上就我刘炳南岁数大点，年呀节呀的过得多点，算得上是个老資格了。”刘炳南慢吞吞的，仿佛在茶館跟誰摆龙门陣似的述說着：

“旧社会的事，先扔它一边去，我就不提了，新社会过年呢，不过比平常要熱鬧一陣子，就說眼前我們矿工的生活吧，你說，哪天不像是在过节过年呢？还在乎春节放假那一两天么！”

末了两句是冲着丁貴文說的，丁貴文赶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，刘炳南这才抖擻精神站起来，激动的說道：

“同志們！这回北京周总理，都在跟全国矿工打招呼了，这是你我矿山弟兄們的光荣！这回我們回采三班不能丢脸！跟他們回采一班的挑战！跟全矿职工挑战！保証大年初一拉汽笛就上班，扛風鎬下井去，突破新定額！”

誰也沒有料到刘炳南的发言是如此的精采、有劲，而他的提議，又是深得人心的，因此老刘的話剛一說完，大家就

不約而同噼噼啪啪的鼓起掌來，歡呼着，那股子熱烈勁，就像誰家娶新娘子似的，就少吹噓放鞭炮的了。

小組會開到這里就可以結束，但石班長是個精細的人，他還是悄悄的湊在丁貴文耳邊，問了一句：

“你上回不是說春節要回鄉下去，跟桃子灣那姑娘結婚的么？”

丁貴文的臉一下就像燈籠似的紅起來了，人一性急，說話就有點結巴：“那上、上回歸上回！這回我一听完礦長的報告，就上團支部去提了保證的，你、你石班長還有點官僚呵！”

小伙子微微的有點生氣了，弄得石班長下不了台，但不知是哪個不知趣的家伙，又補了一句：

“你还是考虑下呵！要是人家女方不同意呢？”

“你懂得个啥？”丁貴文这下真的生氣了，他粗聲粗氣的說：“我們兩個的愛情，風吹得、雨打得，不是紙糊的！”

大家忍不住又轟的一下笑了，石班長趕忙說：“好，莫鬧了！大家還是留點精神好挖煤炭。”於是宣布散會。

劉炳南剛走出會議室門口，石班長又把他叫住了，一邊從懷里掏出個紅色信封，一邊狡猾的眨着眼睛說：

“老劉，我給你一個任務！”

劉炳南有點摸不着頭腦，只好接過那信封來，扯開一看，原來那信紙也是紅的，上面端正的印着：

茲訂於本月29日（即舊曆30日）午後六時，在本礦俱樂部舉行

除夕晚会，由市川剧团春节慰问队演出精采节目，届时請同你的爱人前来参加为荷！

矿工会

刘炳南根本没有把全文看完，但他就像手中抓了一团炭火似的，赶忙把那請帖丢在桌上。

“这，这玩意儿……”他的确十分为难。

石班长說：“你是我們班上的老师傅，三十晚上又正巧輪到你歇班，你去是最合适了！”

“这，这太……”他还是觉得太照顧他了，始終推讓着。

石班长說：“哎！你別像大姑娘上花轎推推拉拉的了，这是个花钱都买不到的宝贝！你想，市里派来的剧团，准是些挂头排的名角，戏保险精采，你正好去过过戏瘾呢，你不是矿上出了名的戏迷么？”

于是他連塞带推的把刘炳南送出門口，紧跟着就把門給关上了。

刘炳南揣好那紅色信封，就像怀里真的揣了个宝贝似的，心砰砰的跳得厉害，脸也涨紅了，一口气走攏自己的家門口，他的老婆刘二嫂正卷起袖口，在檐下腌腊肉咧，老刘走进房內向她招着手說：“喂！你进来。”

“干啥？”她一动也不动。

“唉！你这个人，我叫你进来一下嘛！”

“你没看見我这会儿不空么？”

“唉！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……”刘炳南連声抱怨着，

他現在只好走出來，掏出那紅信封送給劉二嫂看，劉二嫂却連頭也不抬一抬，就有点发愁的說：

“年頭歲尾的，又是通知上哪兒去開會是不？”

“唉，不是，這是戲票！礦工會三十晚上請我們去看戲！”

但這話似乎並沒有打動劉二嫂的心，因為她隨即打斷了老劉的話，反而問了一句：“三十晚上你不去上班？”

“哎呀，三十晚上輪到我歇班！我歇班！”

劉二嫂起初是楞住了，跟着就像一鋤頭挖了個金娃娃似的，喜歡得眉眼都笑開了，連聲夸贊老劉今年真走運，年三十的總算是有空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吃頓年飯了，接着她就像決了堤的河水滔滔不絕的抱怨起來。原來劉炳南整整有三年沒在家過年三十了，頭一年是因為擔任了礦區冬防治安工作，第二年又碰上礦井春節大檢修，他得加班下井，去年呢，他在城里煤管局開一個很重要的會，根本沒空回家過年。害得劉二嫂從除夕晚上盼到正月初五，燉了一滿罐冬筍燒腊肉，就沒人動一筷子，最後都燉成一罐肉糊糊了，才見劉炳南開完會回來，老劉一進門她就破口大罵，說嫌她人老了，就變了心了！一進城看見花花綠綠的，就迷了眼了！一邊宣布老劉的“罪狀”！一邊傷心的吃着那肉糊糊，流着眼淚……

當時老劉碰到這種情況，能有什麼辦法呢，一時又想不出什麼合適的體貼話，來表達他對她的想念！他只好苦笑着，摸摸自己年近四十滿臉又粗又硬的鬍楂子，陪她一道吃完那燉了好多天的肉糊糊……

而現在劉二嫂又翻出那些陳年舊帳來了，一五一十的訴

說着，刘炳南又陷入去年春节时的困境，他哭笑不得，只好悶声不响，采取无声的反抗！假如你也有一位自己心爱的，但一抱怨起来就像母鸡下蛋咕咕唱个没完的妻子，你也許能理解老刘此刻的心情了！

然而風暴总有停息的时候，因为她現在是以商量的口吻，跟刘炳南提起过年的安排問題来了，老刘得到了发言权，因此俩口子兴高采烈的盘算着，首先是想到房子該粉刷一下了，还得去买两张新年画，过年的菜肴虽然已筹办得差不多了，但还是應該去称几斤湯元面回来，大年初一好包元宵吃，他們还决定三十晚上吃年飯要請几位客人，当然那只是几个跟老刘亲近的单身工人罢了。

最后，才談到看戏，这才是一切項目中最重要！虽然这已經用不着安排了；誰能否認刘炳南不是矿上出了名的戏迷呢！只要誰輕輕說一声：“走呀，去看戏吧！”他馬上就能从酣睡中惊醒过来，紧跟着就叫：“等着！有我一个。”等他从热被窝里爬起来的时候，才明白別人是在跟他开玩笑！而每当他走进鬧烘烘的戏园子，只要听見鑼鼓一响，大幕一拉开，他就可以把整个世界連同他自己，忘記得干干净净，而和戏中善良的人物同命运，共甘苦了！虽然到年三十晚上还有好几十个鐘头，但此刻刘炳南就仿佛已經感觉到，那响亮的鑼鼓声已在耳边回响，而那五光十色的，精心刺綉还貼滿亮片的龙袍凤冠，正在他的眼前飘来閃去呢！……

要不是他老婆提醒他，赶快吃了飯好去上班，刘炳南还不知要想到什么时候咧！

一切的安排，按照原訂的計劃，順利的進行着……

二

呵，春節來到了！在祖國西南這雲霧繚漫的山區，在旧曆腊月的末尾几日，天气真是出奇的寒冷。但在我們整个矿山，在每一个孩子天真快活的笑声里，在每一个少女漂亮的打扮上，你都可以亲切的感到节日的气氛！可以觉察到那种感人肺腑的春意！……

沿着那黑色的碎煤渣鋪成的馬路蹣跚吧，所有的十字路口，都有松枝柏叶、五色彩綢搭起的牌坊。在矿工俱乐部門前，在公共食堂的檐下，都挂起大紅宮灯。所有的墙上，都貼滿紅紅綠綠的标語、海报、挑战書……而在广场那边，青空之下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长排嶄新的标語牌，那上边是用紅漆写的：“爭取超額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”，然后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惊叹号！

而矿工住宅区呢，也是別有一番气象的！在那些收拾得干干净淨的小院子里，你会驚訝的發現开了好一树粉紅的、要不就是腊黃的梅花呢！而在家家戶戶的屋檐下，几乎都挂起一长串油光閃亮的香腸、腊肉、板鷄、風鷄。矿工的妻子們卷起袖口，在灶房里穿进穿出，忙碌着。你总还会发现几个陌生的女人的面孔，也許是赶了一百多里路来探望儿子的母亲，也許是翻了两匹大山来会情郎的未婚妻。她們得知矿工春节也要战斗的信息，就不辞辛苦的匆匆而来，要在这沸騰

着的黑色的工业战线上，和她们的亲人一起，欢度这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辰！

于是整个矿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：欢笑声、歌唱声、练习舞狮玩龙的锣鼓声，广播室那个女广播员清脆悦耳的嗓音，也通过高音喇叭，响遍了矿山的每一个角落，这些欢乐的声响，都把每一个人的心弦震动了。而那一切声响当中，最能动人心弦的，是叮叮当当响着铜铃，轟轟隆隆敲着铁轨的井下电车声了。此刻它正从几千米深的煤山的心脏，拖挂一长串煤车，宛如矫健的游龙，自矿井平峒蜿蜒而出，轟响着，连大地也微微震动！

总之，节日的矿山，是庄严的！美丽的！如同一个有着丰盛嫁妆的新嫁娘，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，展示出了她全部的青春！全部的光采！全部的生命活力！

然而这一天，刘炳南整个上午都呆在家里，没有出去……

刘炳南一大早就起来了，他知道今天是年三十，该他歇班，他觉得他应该充分珍惜这节日又是他假日的每一小时，甚至每一分钟！然而不幸得很，一大清早他就被他老婆像用了根麻线似的缠住了。因为没有买到汤圆，但又很想尝尝元宵的滋味，唯一的补救方法只有用糯米自己磨。于是他就得推磨。咿咿唔唔的磨了一早上，然后他得去挑水。水倒进水缸，水桶还没有放手，他老婆又递给他一把斧头，任何丈夫都很懂得，这是请你去劈柴了。好容易把一大堆木柴劈得又短又细，累得还没喘过气来呢，紧跟着就是洗白菜，剥冬笋……做起来就没个完。刘二嫂一句话也没说，她只是用手

势、用眼神不时暗示他一下，而刘炳南就得乖乖的服从。他只不过悄悄的对自己咕嚕了一句：“这个婆娘心腸才好呢，她是想方設法的来把我纏住，想把我留在屋里，守在她的身边！”自然罗，他很懂得这一点：能把丈夫拴在身边，照他刘二嫂的观点看来，这就是幸福！

唉！现在，她竟用了“摘豆芽”这样伤脑筋的工作来考驗刘炳南的毅力和耐心了！他也曾从事过像“摘豆芽”这样瑣碎而麻煩的劳动么？在那深黄色的豆胚和白胖胖的杆杆下边，竟像尾巴似的长着一根淡褐色的长鬚，而一小把豆芽呢，就像一把老年人的长鬚子，你得一根根的仔細的把它摘下来，扔在一边。现在刘炳南正用他挖煤的手在做这样細致的活，天知道他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豆芽儿回来，足足有他媽的两斤半哪！但当刘炳南想到由他老婆亲手做出的“黃豆芽熬排骨湯”，味道有多么美妙！一切的焦急、煩躁、怨气都烟消云散了。

但刘炳南也终于有熬不住的时候，当他听到上下班的汽笛声，听到煤車轟隆隆奔馳而过的响声，听到扩音器传出的生产捷报，他就心神不安、焦急难忍了。真見鬼！干了一上午尽干了一些啥玩意？搞得个歇班不像歇班！劳动不像劳动！婆婆媽媽的全都是女人家做的活計。他想到今天矿上不知道有多熱鬧呢！他压根从大清早起就不該留在家里的，他得出去走走，到处看看，說不定有什么地方，正需要他帮忙。說不定有什么人，这会正找他。而且他想到从城里赶来的那个剧团，会在什么时候赶到呢？需不需要他去以主人的

身分欢迎一下呢？……总之，刘炳南以他在矿井工作了二十几年所养成的精细和周密的习惯，把一切可能都考虑到了，骤然间感到，一下有这么多的事情，需要他去关心，需要他去打听！因而在慌慌张张吃完午饭之后，他就背着手、皱着眉，像只热锅上的蚂蚁，在房里走来走去，转着圆圈。……

突然间，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猛地抓住了那放在厨柜里的空油瓶子，结结巴巴的告诉他老婆，他得出去买斤菜油，然后，分明并没有得到他老婆的许可，就跌跌绊绊的跑了出去。

等他稍稍的喘过气来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正按照平日上班的习惯，已跑下山坡，跨过铁轨，走到矿井附近来了！他觉得他本应当先到这儿来的，而且现在正是上中班的时候。于是他推开了井口休息室的门，走了进去，在那嘈杂的、弥漫着烟味和煤味的休息室的角落里，他终于发现他的战友们——回采三班的弟兄，同时感到一种“一日不见、如隔三秋”般的亲切！

首先还是丁贵文这个机伶鬼发现了他，惊讶的叫起来：

“哎呀！刘师傅，今天该你歇班！怎么又忘了呢？”

刘炳南说：“忘不了，忘不了，在家里呆不住，我只是去买菜油，顺便上这儿来看看。”

话一出口，才觉失言，因为买菜油和上矿井，恰巧是走的相反的两条路，但人们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，因为大家正热烈的讨论着：这一班下井去，在掌子面应如何的展开工作；刚才传来的消息，上一夜班，即回采一班，出了一百九

十五車煤！这是矿井难有的高纪录，这对回采三班矿工的自尊心和荣誉，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和威胁！而且一班的几个小伙子，居然不听从区、班长的劝告，狂妄到向三班挑衅：指着石班长的鼻子說：“这回你們要恭恭敬敬的、敲鑼打鼓跟我們把竞赛紅旗送过来！”甚至要三班湊錢买挂鞭炮放！

到底是石班长有涵养，沉得住气，他只是滿不在乎的說了一句：“鞭炮是要放的！就是不知道該从誰的口袋里掏鈔票呢！”但回采三班的小伙子們，一听到那些刺耳的話，几乎連肚皮都气炸了！他們就在休息室里爭吵着、咒罵着，揮起拳头，卷起袖口，像蚱蜢似的跳来跳去。

現在，他們終於安靜下来了，討論着如何行动的問題。他們一致認為，要把吃奶的气力都拿出来，决不能輸这口气！然而，当石班长問，保証这一班能出多少車煤的时候，大家都哑口无言了！最后石班长带着自信的神色，伸出了两个手指說：“要闖过这一关！”那意思是两百車！班上的人有的露出了兴奋，有的还暗自怀疑，但都点头同意了。

刘炳南坐在一边，一直沒有搭話，此刻也忍不住想說一句：“同志們，加油干呵！”但他覺得就这样簡單的話，也不大合适了，因为他認為只有当你紧握着風鎬，在掌子面忙得全身淌大汗时，来这么一句，才显得有劲，够味，有号召力！

上中班的汽笛終於拉响了，回采三班的人就像战士听見吹冲锋号似的从座位上跃起，奔了出去！以跨上战馬的姿态，跳上井下电車車廂。他們都穿着煤污的、油漬斑斑的矿工制服，扎着綁腿，戴着簍帽，頂着星星一样的矿灯，即将开赴

到离地面三百米的煤层深处，矿山的最前綫！

等刘炳南跟出来的时候，那电車已微微的在滚动了。老刘赶上前去，握握这个人的手，拍拍那个人的肩膀，竟激动得說不出話来。最后，他终于向坐在最后一列車厢的石班长半带着請求的說：“我真該跟你們一道下去呢！”然而石班长却开着玩笑說：“你还是去完成那个看戏的任务呵，井下的工作你还不相信同志們么？不会給回采三班丢脸的，你看刚才小伙子們那股劲哟，怕連座山都推得倒呢！”并且悄悄告訴他，那市里派来的剧团，已經来到矿上了。

刘炳南末了只好說：“那我就等着听你們的好消息了！”但这末了一句話，石班长是可能沒有听見的，因为那井下电車正以風馳电閃般的速度，奔进了昏暗的巷道，只剩下車尾的紅灯，漸漸远去，和一絲絲逐漸微弱下去的、鉄軌被震动得顫抖的余音。

刘炳南站在那空寂的軌道旁边，楞了半晌，心里面仿佛涌出了一陣莫明其妙的悲涼的味道。他不自觉的在那儿徘徊了起来，仿佛失掉了什么似的，在那儿寻找；但那油瓶分明又正紧捏在自己的手上。

他突然想到，为什么恰好在生产最紧张的这一天，会輪到他歇班呢？为什么不早一天或是迟个两三天呢？偏偏是大年三十的歇班！呸，这算是那門子好运气！

他又想到石班长說的話，得相信班上的同志們！对呀，別看那些小伙子在地面上吊儿郎当，好像只会跟姑娘家胡纏；可是只要一下井采起煤来，个个都猛得像吃人的小老虎；而